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谭智方
2022年6月12日 星期日 | ▼22507655

株洲味

钵仔饭

颜家连

钵仔饭是用钵子蒸的饭。

钵仔是一种大于饭碗小于菜碗，厚口薄胎，上棕色釉，似葫芦状，敞口的瓷钵。

凡是用能盛水蒸煮的小物件做出来的饭，引申统称为钵仔饭。

钵仔饭之前有种饭叫捞米饭，也叫踏米饭。过去，农家做米饭，都是用甑蒸，将米在锅里煮到水一开，旋即捞起来，滤干米汤（土话叫饭汤），放到木桶形饭甑里蒸熟，也叫甑蒸饭。

上世纪50年代，自古以来一直是各家各户分散做饭的中国农民，忽然全都涌至新开办的公共食堂就餐。据有关资料显示：至这年底，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全国达到了345万个。水稻田里栽种的红薯由于缺劳力挖，便用牛拉犁收获。这时因男女老少都在出集体工，家中无人做饭，便诞生了人民公社“大食堂”。开始，凡在食堂就餐的都可“放开肚皮”吃。没过多久，因粮食不能保证足够的供应，大食堂开始了吃定量的“钵子饭”。

大食堂蒸钵仔饭的甑是用木材做成四方形、约60公分深、底下有通蒸气的空格隔层，方型甑两边各伸出两只像“耳朵”的约30公分左右长的抬件，便于一层一层抬下来——“起甑”。每层甑可蒸40—60只钵仔饭。蒸笼最底下一层是要与大“牛皮”圆铁锅接触的接触层。因此，这层蒸笼有点特别——下圆上方。下圆是为了与圆形“牛皮”大铁锅紧贴，上方是为了与上方的方形蒸笼接触。根据吃饭人数的多少，可以一层一层地往上叠加增层。例如，吃饭人数超过200人就用四层以上的蒸笼数，再多还可继续往上增加。一般要留有20钵左右余量的钵子饭，防止有领导和客人来食堂就餐。为了蒸饭时不漏气，必须从蒸笼的底下“牛皮”大铁锅这层开始，蒸笼与蒸笼之间接触处，用水浸湿的宽条牛皮纸，贴于层缝处，起到密封的作用。有时由于炊事员一时疏忽，没有将湿牛皮纸条紧紧贴于蒸笼与蒸笼之间的接合处，造成漏气，蒸出来的饭肯定是“夹生饭”。我那时只有11岁，跟着父母们进食堂凭票领到定量的“钵仔饭”。在农忙季节人手紧张时，有的农业社便开始全社集体做饭，然后统一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或在做饭的地点集体就餐，由此产生了最早的“农忙食堂”。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到县城集中之前在家吃的最后一次早餐，也是“钵仔饭”。母亲为了让我吃饱出征，为我蒸了老秤16两一斤的4两米一钵，相当于现在10两一斤计量的2两5钱，蒸了两钵饭，目的是要我“加钵”吃饱。我当时只吃了一钵，偷偷留下一钵给母亲和妹妹吃。现在想起来还两眼呛着泪花。那时农村当兵的特别踊跃，除保卫祖国、争取好的前程外，其中也包括想在部队放开肚皮吃饱饭。

这年初，我参军入伍来到部队，军队自然是没有钵仔饭吃的，也不吃甑蒸饭。100多人的连队，用一口一米直径的大“牛皮”铁锅闷饭，那可真是名符其实的“大锅饭”。没想到这饭我一吃就是十六年。

转业回地方，这时已经分田到户多年的老家人们，也不吃甑蒸饭了，而是用高压锅焖饭吃，经过高温、高压焖出来的饭，自然比甑蒸饭、大锅饭好吃。

但现在钵仔饭又开始时兴，不是因缺粮吃不饱，而是提高了生活质量的体现。我这才吃上了真正意义的“钵仔饭”。

攸县县城有几家用钵仔蒸饭、蒸菜的餐馆，由于卫生、可口，独具特色，生意特别兴隆。

攸县钵仔饭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把米多次淘洗干净，并浸泡20分钟左右。然后，把浸泡后的米放到钵仔里，水比米高一点点或跟米一样高也行，有嚼劲。因为水过多会导致蒸好的米饭太湿软。蒸饭前，锅内倒入适量的水，放上隔层，钵仔放在其上面。大火20分钟左右，闻到饭香关火再焖5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有的还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在米饭中掺些肉类或其他粗粮类。吃这样的钵仔饭，叫食补。

我现在对过去的钵仔饭还情有独钟。有时隔三差五放些粗粮、红枣、花生米与大米掺在一起放入钵仔里，置于高压锅中隔水蒸。这样蒸出来的钵仔饭，既不会生锅巴，又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软、硬习惯上水，真正达到了食补之目的。

株洲调

“唱得幸福落满坡”

黄春平

“炎陵山里客家多，客家人喜欢唱山歌，尼（你）唱捱（我）唱啥啥（大家）唱，唱得幸福落满坡……”这就是炎陵客家人用客家方言演唱的“客家山歌”。

作为开基祖系“自粤由赣来楚踵鄢”且世代讲客家话的黄氏后代，我小时候就时常听到长辈们在山坳、在田间、在村头，用客家话扯起嗓子或低声吟唱的歌曲，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唱的是“客家山歌”。

据《鄢县志》记载，最早迁入炎陵的客家人在宋代，以明后及清代“康乾时期”为最多，迁徙延续700多年。据已故民俗专家张观怀考证，客家族群迁入炎陵县历宋、元、明、清及民国五个朝代，以家族为单位统计将近200支，大多是从广东梅县、福建汀州、江西赣州等地，以寻求发展为目的而迁入的。目前，客家人遍布炎陵各乡镇，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0%，居住面积占全县的三分之二。

炎陵“客家山歌”随着客家民系的逐渐形成而兴起，是炎陵客家人用其特有的方言编唱的一种民间歌谣，也是客家人表达感情的一种独特民俗习惯。2009年2月，炎陵“客家山歌”入选湖南省第二批非遗保护名录。

炎陵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在文化生活缺乏时代，山歌是客家民众日常主要娱乐形式。人们将在劳作时的喜乐、情感，用山歌抒发出来，在莳田、割禾、摘茶籽、砍柴、砍树等时节，田间地头、山坳山谷、山前村头、河旁树下，到处都能听到山歌传唱。时至今日，“客家山歌”遍布全县，以东南片的沔渡、十都、垄溪、策源等地为甚。目前，通过挖掘整理并传唱的“客家山歌”有两千余首，在湖南省乃至泛珠三角地区有较大影响。根据表现对象和内容的不同，炎陵“客家山歌”可分为劳动歌、劝世歌、生活歌、情爱歌、谜语歌等，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劳动歌和情爱歌。

每当上山做事，下田耕作，客家人都爱用唱山歌这种表现形式来抒发自己的心情，消除劳作的疲劳，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劳动歌。如“莳秧莳了五条岗，郎莳田来妹提秧，妹子提秧打眼拐，阿哥牵边打杂行”，这首山歌非常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插秧的情形和特点。再比如插秧时的山歌对唱，一人刚唱罢“四月天气日正红，妹今插秧在田中，妹插秧来哥也插，插来插去两相逢”，就有人接着凑趣：“四月插秧秧又黄，插个大行对小行，插个月亮对星子，插个小妹对小郎。”紧接着又有人唱起“四月插秧秧连秧，一对秧鸡来歇凉，秧鸡抬头望秧水，情妹抬头忘情郎”。歌未落音，又有后生唯恐落于下风：“四月插秧坵连坵，哥一坵来妹一坵，只盼老天落大水，冲垮田坎成一坵。”唱到精彩之时，人们已浑然不觉插秧时的辛苦劳累，而是在尽情享受着劳动耕作乃至其中两情相娱的乐趣。

反映客家男女真挚爱情的情歌则更是千回百转，荡气回肠。客家人以歌求爱，以歌传情，其内容丰富多彩，形式活泼多样，涵盖了爱慕、试探、赞赏、初恋、热恋、成亲、送别、思念、感叹等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客家情歌大都出于青年男女之口，质朴自然，情真意切，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对美满爱情的热烈追求以及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优秀品德。

例如，一对男女初次相识，互相有了好感，男方就用山歌试探对方的心意：“十八老妹嘀嘀亲，浑水过河不晓深，丢个石子试深浅，唱支山歌试妹心。”女方出于慎重，同时因为娇羞，迟迟没有开口。小伙急了，再送过一首山歌，把女方的嘴巴比作铁打的荷包，盼望有一把利刃去打开它：“心想上天天咁高，心想恋妹妹咁刁。铁打荷包难开口，石头破鱼唔似刀。”于是姑娘终于开口了，也用巧妙的比喻，婉转地道出了自己心中喜悦但又不敢贸然表白的心情：“刀子斫柴葩子葩，老妹有事藏心下。老妹唔曾同郎讲，好比杨梅暗开花。”等到了解了对方，心中主意已定的时候，姑娘便敞开了心扉，用最美好的语言赞美情郎：“十八亲哥笑融融，肉色笑起石榴红。牙齿赛过高山雪，眉毛赛过两只龙。”于是双方互表心迹，男方唱道：“郎有心来妹有心，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行路，水深自有摆渡人。”女方唱道：“六月食冰冷津津，老妹喊哥放下心。亲哥好比杨宗保，老妹好比穆桂英。”

炎陵“客家山歌”的思想内容、文学语言和艺术风格，充分体现了客家习俗和客家精神，集中反映了山区特色和民俗风情，蕴含了丰富的地域文化。

小小说

心中那抹红

曾治平

张敏和王红，青梅竹马，隔渠而住。

夏季的一个中午，张敏从山坡下的土里割了薯藤，叠在畚箕里，沿着羊肠小道，吃力地挑着担子，没在两旁疯长着的藤蔓和荆棘中。终于熬到了山脚下，一口清泉汩汩流出，张敏伏在泉边，用手拨开水面的绿萍，将脸面贴在水里，猛喝了一通清凉的山泉。但还不解热，他见泉下有一个水潭，两条水牛安静舒适地泡在里面，他脱下衣裤，赤身裸体地一跃而起，跳进水潭里，原以为不深，因庞大的水牛在水潭里踏来踏去，滚来滚去，水坑很深，没了他的头顶，他的脚还着不了底。两条水牛见来了不速之客，哞哞地叫着，滚动着庞大的身躯，激起一阵阵水波。张敏呛了两口牛腥味的浊水，他睁开眼，在混浊的水里，漆黑一片，用手在四处乱抓，总算瞎猫碰到死老鼠，他幸运地捞到了一条水牛的尾巴，两手死死地抓住，人头才浮出水面，抓着岸边的茅草，跌跌撞撞地上了岸。张敏全身是泥水，如泥人。

他来到泉边，将衣服放在泉水里，吸水后，举在头顶，拧出水，从头到脚，清洗。刚洗半截身子，穿着红衣的王红从菜地摘了辣椒，在杂草丛生的田埂上，蹦蹦跳跳回家，撞见怪物似的躲体张敏，先是一惊，傻了眼，吓得站住不动，惊醒过来后，从张敏身边飞跑过去。

大学一年级，张敏回家度暑假，王红在家等待高考结果。一天早晨，张敏从渠道上走过，穿着红衣的王红在桥下浣完衣，从码头上起身，端着盛着洗净衣服的木盆子，隔着渠道，向张敏打招呼。王红一步步上着台阶，上一步回一次头，张敏捏着一把汗，担心王红落入渠水里。到了岸上，王红回头看张敏，下岸时，王红向张敏摇手拜拜。那抹红衣越来越小了，隐没在树林中，不见了。一路上，心中漂着红衣，张敏兴高采烈地去外婆家。

当日中午，王红和表妹黎青下到渠道的码头，王红在渠道里游了一个来回。黎青不会洗冷水澡，站在水边的码头上，双脚玩着水，看着王红像鱼一样，在水里自由地游着。王红对黎青说：“下来，没事的，我教你游。”王红游到黎青的脚边，激荡的渠水，晃动着金光闪闪的阳光，黎青眼前一晕，脚一软，身子滑进渠道里，当即呛了一口水。黎青双手扑打着渠水，王红赶紧伸手去抓黎青，黎青一把捞到了王红的右手，另一只手搂到了王红的脖子，黎青全身像秤砣一样重，绑在王红的胸口。王红被黎青抱得越来越紧，王红的手脚不能动弹，游技发挥不得。在清清的渠水里，飘着红黑衣服的两条身子缠得更紧，在水中挣扎浮沉，向下游漂去。

一位长者捉来一只大公鸡，焚香杀鸡卜吉凶，准备下刀时，公鸡突然惊起，潇洒地向滔滔渠水飞去，长者仰天长叹了一声：“俩姐妹去了远方。”

从此，张敏心中的那抹红，始终挥之不去。

征百篇观影感
悟百年砥砺程

千万不要忘记

——评红色经典电影《红旗谱》

言佳俊

我想谈谈《红旗谱》，到现在为止，《红旗谱》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以为身处现代性的狂欢，实则自始至终是“红旗下的蛋”。

大学生要加强红色教育，不只是上思政课，而是应该重新夺取被现代秩序侵占的革命“高地”，在西方浪潮的冲击影响下，甚至出现了大学生只看西方电影或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除非戏剧电影专业户，谁也不愿意去吹开历史的尘埃，扒开废墟上有“时代烙印”的砖瓦，重新认识那些上世纪50—70年代电影。

作为中文系的学子，在研读当代文学史时，老师会要求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三红一创”，其中作为电影改编最成功也最富于英雄传奇的，是讲述农民朱老忠被地主冯兰池迫害，不得已离乡，最终为了复仇而返乡并在共产党人贾湘农领导下取得反“割头税”斗争胜利的《红旗谱》。

20世纪60年代，国内正经过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的剧烈变革，推出《红旗谱》电影是合时宜的。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选择了“成长电影”这一类型，使观众能够通过连接朱家三代人、代表新旧农民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朱老忠这一角色的视角，真正理解为什么必须跟党走。

不同于关注事件的《林海雪原》，《红旗谱》专注于人物的成长，从一个白纸一般的容器中，慢慢地渗入家族血仇、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群众运动等等抽象概念，民众容易把自己亲身带入成为朱老忠。冯兰池的恶霸地主形象，虽有脸谱化之嫌，但在那个年代人们“翻身”，需要打倒的就是千千万万个“冯兰池”。这一角色给现实农民带来的“想象性”宿仇的理解，不亚于政委三番五次的耐心教育引导。原本乡土社会，地主是维持当地传统秩序，并实行儒家教化的主持者，鼓动农民积极诉说“阶级仇、民族恨”并不容易，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部电影把千万农民化身成为朱老忠，小怨也可以演化成为大仇，翻身动员就具备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值得一说的是，电影《红旗谱》将共产党人贾湘农引入，他一步步循循善诱把严志和的儿子运涛带上革命道路，指挥朱老忠“反割头税”斗争，俨然一个智囊角色，隐喻式地表达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理念。

为什么共产党有信心带领群众反抗地主及其背后的种种势力？因为那些走在时代前头的少年们，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读书人，而是一群有着全新政治诉求，以当时世界最时髦的理论“阶级斗争”来启蒙和动员民众的中国共产党人。农民面对现代性知识不是茫然无措，而是满怀欣喜地聆听共产党人经过转化和过滤的通俗传统语言，共产党人准确的把握住了传统与现代之间那难以捉摸的“缝隙”，透过它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主体——农民。

面对《红旗谱》这部电影，我没有从后来新时期大肆为之张目的人道主义角度观看，反而是从一个政权、一个阶级、一个主体的发生史来记录。不是我认为爱情不重要，田园诗不美好，而是我确信胡风在1949年写的那首《时间开始了》的预判是正确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天翻地覆慨而慷”“敢教日月换新天”了。

过河石

（外三首）

彭一女

经过的事物都是它的雕刻师
妇女的刷子和捣衣棍地捶打
樵夫柴刀地磨砂，流水地冲刷
老人的烟袋锅敲木鱼一样
谁踩在身上谁就是它要度的佛
化身水里的石莲花打坐
这里是它的道场
不管灵魂去往哪里
肉身的地址永远在这里
这是千万年来万物为它塑的金身
苔藓为它穿上袈裟

眼泪是最小的海
一阵思绪泛滥
眼眶挡不住洪流
顺着“光滑的峭壁”跌落“悬崖”
试图淹没屹立的“双柱峰”

呆呆地垂首
两股暗流在眼里交锋
如二龙戏珠

终于抬头，把泪水踩在脚下
勇敢地走出自制的沼泽
做一座奔跑的山峦

窗

像透明的熨斗，熨平世界
鸟鸣熨得平缓悦耳
没有昨夜狂风时的颤栗
树也平静不起波浪
花也娇艳没有皱脸
熨平犬吠的高音显得不凶狠
烈日熨温，冬阳熨暖
思念的泪水也熨成薄屏
让我写下的诗，不那么痛
透过你，我被世界温柔以待

紫杨梅

我浑身是嘴，每个小圆粒都是圆形的嘴
每天吸引阳光和雨滴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当人们把我放在玻璃缸里
我会吐出体内的水和紫色
自制一个染缸
不染尘埃，不染世俗
只染你的味蕾
把你的嘴染成跟我一样
都是紫色的小圆粒

玉米

土地是舞台，你是戏子
穿着层层青衣
抛开长长的水袖
戴着长长的胡须
一开唱，露出整齐的牙齿
你的动作像风一样飘逸
你的唱词像水一样透明
你的唱功像土一样深厚
唱得母亲笑弯了腰
唱得孩子跟着你跑